

《茗柯词》中的兴寄信息解读

韩宝江

提 要 张惠言选编的《词选》连同他亲撰的序言作为具有开宗立派意义的词学改革纲领,最终催生了清代词学史上取代浙西词派统治地位的常州词派。张惠言以“比兴寄托”和“意内言外”的词学理论主张开一代风气,被后人尊为常州词派宗主的他在词学创作上也是身体力行,其《茗柯词》存词46首,自觉地继承、践行了比兴寄托的文学传统,寄寓了封建社会特定历史时期底层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

关键词 清词 兴寄 意象

浙西词派自清初开创以来,承姜、张统绪绵延百余年,“浸淫遍及大江南北”,在全国拥有广泛的、无与伦比的地位和影响力,承苏、辛统绪的阳羨词派也有相当的势力。“锡鬯、其年行而本朝词派始成。顾朱伤于碎,陈厌其率,流弊亦百年而渐变。锡鬯情深,其年笔重,固后人所难到。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①

浙西词派的开山朱彝尊由反清转为俯首称臣后,词风标帜逆转,鼓吹醇雅清正的审美趣味,以自觉迎合康熙、乾隆时期封建统治者粉饰满汉和谐社会的政治需要。词派的中期领袖厉鹗未能如愿中式,遂放浪山水之间,词风几近不食人间烟火,逐步远离了现实生活。

自乾隆四十年之后,所谓的“康乾盛世”已现衰兆,社会不安定因素在潜滋暗长。时过境迁,浙西词派一脉传承的吟诵盛世之音的“醇雅”衣钵,与乾隆后期的时代氛围和社会现实逐渐脱节;同时浙西词派的继承者们大多因袭前辈的框范形式,内容上却日益陷进空虚狭窄、枯寂无味的泥淖难以自拔,形式为工、“性灵不存”的弊病凸显出来。“不善学之,竟为涩体,务安难字,卒之钞撮堆砌,其音节顿挫之妙,荡然欲洗。草草陋习,反堕浙西成派。”^②词坛上弥漫着所谓“淫词”、“鄙词”、“游词”的不良习气,其恶劣的负面影响引发了词人士子们的不满,评论界批评浙西词派的声音高涨。

自浙派盛行,家玉田而户碧山。然其弊也,人工赋物,技擅雕虫。蟋蟀、萤火之咏,不绝于篇;春水、孤雁之作,开卷而是。游词之诮,良无解已。矫之者为南唐,为北宋,然而连篇累牍,《子夜》、《读曲》,谬云托兴,其实赋也。夫檀栾金碧,乃云“何处合成愁”;千古江山,能作“烟柳暗南浦”。以梦窗为一于质实者,固属目论;以稼轩为专于豪放者,尤瞽说也。^③

① [清]谭献《复堂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② [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3引储国钧语。

③ [清]陈衍《石遗室诗话》卷20,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

自浙派盛行,大抵挹流忘源,弃华佩实。强者叫嚣,弱者途泽;高者单薄,下者淫猥;不治意,不治气,不立格。^①

时代风会已现端倪,词坛上回归“尚意”、“气格”的思潮已经成为趋势,这个信息首先在浙西词派后期词人吴锡麒、郭麐那里体现出来,他们在词创作及有关的论述中自觉地做出了“尚意”的尝试,探索为浙西词派注入生机活力的可行性途径。尽管举步维艰,作品水平也不够理想,但是毕竟透露了词界改革或者转向的信号。

浙西词派末流失之浮薄空疏,阳羨词派末流深陷叫嚣粗率。词坛期待的春雷并没有霹雳般横空出世,“尚意”变革的种子却悄悄地在安徽歙县萌芽破土了。

嘉庆元年(1796),三十六岁的常州籍举人张惠言与弟张琦到安徽歙县岩寺镇经学家、乾隆三十七年状元金榜家中问学,同时教授金氏诸子弟《礼》《易》。金应珪、金应城等门生都喜欢填词,张氏兄弟遂选录唐、五代、两宋词人44家、词作116首加以笺释,编成《宛邻词选》二卷,作为弟子们的入门教材。另一门生郑抡元选录张氏同道好友黄景仁、左辅、恽敬、钱季重、李兆洛、丁履恒、陆继辂、张氏兄弟、金应城、金式玉、郑善长12人的词作共计63首编成一卷,作为《词选》附录,嘉庆二年与《宛邻词选》一起刊行。张惠言亲自作《序》,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他的词学主张,即“尊词体,崇比兴,区正变”。^②此《序》是表述张惠言论词主张的一篇相对完整的重要文字,他否定了前人历来赋予词体的“小道”地位,特别是针对朱彝尊“今则兵戈尽息”只须“诵其乐章”,“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此学士大夫并存焉而不废也”的论词主张。^③

当时沉沦下寮的张惠言也许根本不可能想到,其选编的《词选》连同这篇文字简洁的序言,竟会成为推翻浙西词派统治地位的巨大武器,具有开宗立派意义的词学改革纲领,孕育了清代词学史上鼎足而立的三大流派之常州词派。张惠言以“比兴寄托”和“意内言外”的创作理论开一代风气,“比兴之义,上通诗骚,此为前所未有者,张氏实创之”,^④“雍、乾以降,词学少衰,拾阳羨之余浑,储、史同盟,续梁溪之逸响,邹、华竞秀。当浙派横流之所,而有振衣独立之概。皋文晚出,探源李唐,止庵和之,遂臻正轨”,^⑤因此他以首创之功而被后人尊为常州词派的宗主。

张惠言自己在创作上也是身体力行其文学主张,其《茗柯词》现存词46首,数量上远逊于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的8卷、三百余首,较阳羨词派魁首陈维崧的30卷、千数百首更是不能望其项背。根据陈乃乾编《清名家词》所录张惠言《茗柯词》46首,不包括词牌、题目、小序在内,词汇的使用频率统计如下:“春”字61处,“暮”、“夜”字27处,“愁”字26处,“雨”字22处,夜之“月”、“玉钩”21处,“梦”字19处,“东风”16处,“路”、“道”、“径”16处,“柳”字15处,“影”字12处,“天涯”、“天际”、“天壤”12处,“问”字12处,“秋”、“西风”11处,“泪”、“泣”、“啼”10处,“斜阳”、“夕阳”10处,“断”字10处,“残”字9处,“魂”字7处,“惊”字7处。

① [清]谢章铤《张惠言词选跋》,见《赌棋山庄文集》卷2,光绪十年(1884年)南昌刊本。

② [清]金应珪《词选跋》。

③ [清]朱彝尊《紫云词序》,见《曝书亭集》卷40。

④ [清]陈匪石《声执》卷下,《词话丛编》本,第4965页。

⑤ [清]缪荃孙《国朝常州词录序》,江阴缪氏云自在龛,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刻本。

题材上有写春天、寒食、清明、上巳等节令的,有吟咏燕子、梅花、蔷薇、杨花、桃花、杏花、游丝等景物的,还有少部分记游、送别、怀人、忆旧等叙事的。“词咏古咏物,隐然只是咏怀,盖其中有我在也”,^①这些词作大都运用了比兴寄托手法,贯彻落实了张惠言自立的“意内而言外”的创作原则。《茗柯词》出现的意象还有蜂、莺、子规、鹧鸪、鸳鸯、鸥鹭、蛩、蛙、蝉、马、帘、钗、危阑、秋千、絮、帆、桥、渡口、云、烟等。

古代诗词离不开意象,诗歌的创作过程是观察、感受、酝酿、表达的过程,作者将对外界事物的感动寄托给特定的具象。文人主观的“意”和客观的“象”相结合,也就是融入了作者思想感情的“物象”。“意”是内在的抽象的心意,“象”是外在的具体的物象。“意”源于内心并借助于“象”来传达,“象”其实是“意”的寄托物,是赋有某种特殊含义和文学意味的具体形象。“意”与“象”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情”与“景”、“心”与“物”、“神”与“形”的关系。“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前人多有重点阐发,如“思理为妙,神与物游”;^②“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③“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则自有灵通之句,参化工之妙”;^④“一切景语皆情语也”。^⑤移情于景,存心于物,凝神于形,寓意于象,都是中国传统诗学关于诗歌的意象手法的不同表述。

张惠言似乎对“春”特别感兴趣,《茗柯词》中数量上占着明显优势的是咏春篇章,直接写“春”的31首,字面未明却实写春日景物思致的5首。“春”字在46首词的正文中出现累计61处,抒写了对春天的憧憬希望和执著苦寻,叹惜春之易逝难觅,透露了作者失意不遇的幽怨心迹。通常文人描写春天,多是“烟花三月”(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丘迟《与陈伯之书》)、“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兰亭集序》),充满了活力和生机,给人带来鼓舞振奋和希望的精神愉悦。而纵观张惠言笔下,“春在斜阳荒草野花中”,“斜阳”、“轻阴”、“云重”、“云暗”、“浅雨”、“雨疏”、“雨酹云醉”、“雨回深幙,云护轻幡”、“云横暮雨斜”、“烟学愁容,雨偷泪色”。^⑥除了残阳漠漠西下,多是重云暮雨,天地之间一片浓重的灰色,词人的心境况味可想而知。

烂漫芳春本该是群葩吐艳争妍、姹紫嫣红,而张惠言描绘的却是“一片娇红辞花去”的“众芳歇”图景“落红剩粉”、“桃花飘荡”、“飘零”、“销残”、“断红”、“残红”、“幽芳”、“芳尘”、“满地浮英浪蕊”、“落尽桃蹊,雕残杏缬”。“柳”字是古诗词中特定的意象,谐音“留”,《茗柯词》累计出现15处,“柳絮飞无力”、“衰柳垂垂暮”。张惠言《茗柯词》之春天,着力营造了满目破败衰颓、死气沉沉的意境,不知“芳意在谁家”。在这样的意境里,有个多愁善感的伤心人“自倚孤村”,“镇日门随雨闭,帘借烟笼”,“幽独”“凭阑”“肠断”“凝望”,“为花凝泪”、“与花顛顛”,慨叹“只我天涯倦客”、“良辰如梦里”。这位经常独倚危栏的羁旅“倦客”,可是作者的自况?置身芳春佳境,定有诸多英蕊斗艳、“芳意”盈目,为什么他“凝望”的视野里竟毫无春的生机活力呢?

① [清]刘熙载《艺概》之《词曲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② [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见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版。

③ [明]谢榛《四溟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5版。

④ [清]王夫之《姜斋诗话》卷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⑤ 王国维《人间词话》,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

⑥ 本节内除已经注明出处的引文之外,均引自陈乃乾《清名家词》载张惠言《茗柯词》,不再一一标注。

《茗柯词》中表示冷色调的词汇出现频率较高,“暮”、“夜”出现 27 处居首位,夜“月”21 处,使用频率仅次于“雨”的具体意象。其它“清”、“凉”、“冷”、“寒”等例句也有不少,如:

“冷落天涯、凄凉情绪”、“西风做冷”、“昨宵寒重”、“疏狂情性算凄凉”、“月地和梅,花天伴雪,合称清寒”、“清影渺难即”、“重露湿苍苔”、“长镜白木柄,剏破一庭寒”、“旧时鸥鹭,若问我凄凉”、“怎不许清秋,一例萎风雨”、“不恨凄凉,为君幽独又伤神”、“正泪湿五更寒雨”、“海风吹瘦骨,单衣冷”、“玉府清虚,凉楼寂历,高寒谁省”、“别有凄凉情绪”、“便从今夜夜相和悲语”、“消受一秋凉露,江南梦苦”。

虽说不免“春寒料峭”,更多时候则是“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志南和尚《绝句》)。而张惠言着意描绘的春日里,煦暖乏见,“凉”意入髓、寒气彻骨。让自然万物复苏的春晖,何以就融化不了词人心中的那一片冰天雪地呢?似乎作者阴冷的心空里,从来就是“东风不到”、光热无迹的被遗忘的角落。

中国古代诗词中,虽然也有“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杜甫《春夜喜雨》)的喜悦,“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张志和《渔歌子》)的潇洒,但是“雨”这一意象,与幽怨、哀愁裹挟在一起的场合似乎更多,特别是在婉约词中。如温庭筠《更漏子》(玉炉香):“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晏几道《清平乐》(幺弦写意):“卧听疏雨梧桐,雨余淡月朦胧。一夜梦魂何处,那回杨叶楼中。”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聂胜琼《鹧鸪天》(玉惨花愁出凤城):“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万俟咏《长相思》(一声声):“梦难成,恨难平,不道愁人不喜听,空阶滴到明。”蒋捷《虞美人》(少年听雨歌楼上):“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东山》),自然界的“雨”意象融入文学意境有着悠久的传统,寒夜、青灯、孤枕、苦雨,一滴滴、一串串,敲打着或者羁旅、或者空闺的那个乃至那些伤心人脆弱敏感的神经,“雨”给读者拓展出一片辽远深邃的想象空间,为文学作品的意境和主题提供了无穷的张力和感染力。“雨”还可以是久盼的滋润心田的甘霖,给人以抚慰、冷静、清醒、生机和希望,从而“雨”这一意象本身就具有了深邃的思想启迪意义、隽永而厚重的审美意味。《茗柯词》一卷,“雨”字共出现 22 处,为使用频率最高的具体意象。“泪”、“泣”、“啼”共出现 10 处,而“愁”字则达 26 处之多。这淅淅沥沥的“雨”,不也是词人因“愁”而抛洒的心灵“啼”“泣”之“泪”吗?

词集中表现消沉低落的心理情绪方面的词汇和语句实不罕见:

“一年新恨”、“怎都来、伴阒寂”、“问江南芳草,可曾惆怅”、“肠断江南春思”、“寂寞斜阳外,渺渺正愁予”、“只恐空林衰草,憔悴不堪怜”、“向天涯远道,相思万里”、“酒徒一散,寂寞委黄土”、“却怕凭阑,相思无字问残红”、“春余心事,凭将杜宇,深诉花工”、“是万叠相思簇就”、“半天风雨,自倚孤村”、“怅天涯十载,旧梦都删”、“看曲曲回肠,愁依未了,又待怜伊”、“知多少、胭脂暗泣。只有愁云凝不散,做丝丝、泪点还长绝”、“春来多少恨,无限凝积”、“明月还来照孤凭”、“为群芳暗泣,试问春何在”、“可怜似依”、“已有乱蛩鸣,听到西风又暗惊”、“旧愁新恨满天涯”、“此情何处不堪嗟”、“只我天涯倦客,故乡杳、往事难论,空惆怅”、“夜长无奈,愁深梦浅”、“故园事事堪伤”、“倩蛮笺缄恨,苦说他乡”、“泪如丝、不透重扃”、“怨雨悲风,

锁住愁城”、“而今看取,苦心如许”、“欢情容易愁中过,偏是愁人记取”。

我国古代诗词中,从来就不乏表达“愁”绪的名句:“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秦观《千秋岁》),“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只恐双溪载不动,许多愁”(李清照《武陵春》)。张惠言的愁,层层叠叠,反反复复,时时刻刻,似乎丝毫不见得比前人来得一丝轻松。是缘于个人的贫困落拓、怀才不遇、修齐治平之宏志难伸,还是因为清廷国力的衰颓、国内外环境的危机重重、险象环生?抑或兼而有之吧。

张惠言自幼背上的心理负荷过于沉重:幼年失怙,过早地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四处流徙坐馆课徒维持生计;心怀“事事为第一流”之志,^①却举业淹蹇、顿路场屋,“年年负却花期”,七试礼部不售;位卑忧国,痛感吏治腐败、民生凋敝、国势日下;目睹文风低靡,思以儒教针砭疗救,力倡词章弘道,期以振衰起敝。回顾他不长的四十载生平中,这种隐忍负重、家国自许、坚韧前行的磨砺,占去了绝大多数时光。

《茗柯词》46首词中,“梦”字出现19次,“影”字出现12次,“问”字出现12次,“秋”、“西风”出现11次,“斜阳”、“夕阳”出现10次,“断”字出现10次,“残”出现9次,“魂”出现7次,“惊”出现7次。这些词汇和意象的高频出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词人对当时清廷社会形势的主观感受与判断。西风残阳、幻梦终断,曾经的“康乾盛世”的神话行将覆灭,大厦将倾而无中流砥柱回挽,年少时宏伟的理想抱负而今“梦”“断”“魂”“惊”。

“路”、“道”、“径”出现16次,“天涯”、“天际”、“天壤”出现12次,词人身处“落花流水春去也”的衰颓时势中,有心报国却无“路”请缨,心智浪迹迷失在“天涯”衰草之间。词人频频“问”花、天、东风,“溪边树,堤间路,几时逢”,找不到人生的“归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任有一抹晚晴残霞回光返照,终究是春去垂暮、众芳消歇、杜宇惊心,“寂寞斜阳外,渺渺正愁予”。这“斜阳”、“暮”、“夜”似乎最能描摹当时清廷的危机局势。

《茗柯词》中“笑”字出现4处,一在《水调歌头五首》之一,“东皇一笑相语、芳意在谁家”,不过是词人的想象之境。第二处在《水调歌头五首》之二,“几人尘外相视、一笑醉颜酡”。词人与杨子掞看似潇洒的醉酒“一笑”,充分表达了朋友同道相知共醉之欢。创作此章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张惠言以官学教习客居京师忧戚累年,实则隐含了多少沧桑、无奈、落寞、辛酸。即便这难得的酒后“一笑”,“看到浮云过了,又恐堂堂岁月,一掷去如梭”,也旋即被岁月虚掷的恐慌忧虑冲刷得了无影踪。

第三处在《满庭芳·五月五日泛丰溪》,“树里几家村舍,壶觞暖笑语阑珊”。这欢声笑语显然是别人的,与作者无关,出来游赏的词人始终走不出心头的阴影,“怅天涯十载,旧梦都删”,“笑”与“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处在《风流子·出关见桃花》,“一树桃花,向人独笑”。这关外四月的喧闹桃花并没有给词人带来多少快意,“念玉容寂寞,更无人处,经他风雨,能几多番”。纵然是烂漫英姿,只可惜无人赏识芳华,孤独寂寞地绽放在僻静的荒野里,任由风雨肆意地蹂躏践踏、零落成泥。这桃花,不就是词人的化身吗?这样的“笑”里,究竟有几分真实的愉悦呢?词人困蹇飘萍一生,传世《茗柯词》46首之中,居然无一次发自内心的开怀“一笑”,不亦悲夫!

过分地看重了入世大展宏图的机遇,一旦仕途失意,则文人容易遭受沉重的挫败感和打击,身心备尝煎熬而堕入虚无乃至自我否定。身世凄凉的张惠言自幼受儒家思想训导,

① [清]张惠言《送恽子居序》。

苦读经籍以求出人头地,然而七试败北。这种失意的生命体验很自然地、不可避免地经由词人的笔端注入了文学文本,科举淹蹇失意的苦闷惆怅,流寓他乡处馆糊口的孤独,天伦难享牵挂思归的哀伤,此类生命体验在《茗柯词》中随处可见。

综观张惠言的语辞世界,生命的感伤、不遇的喟叹占据了相当的比重。词人孤独地徘徊在残阳、月下,踟躅于斗室中,企盼着个人前途的“春天”早日到来。

几掬清泪,几曲回肠,朝暮深味着迷惘悲愁和无人赏识的落寞,悲怆与凄凉之情力透纸背并溢出文本,“旧愁新恨满天涯”,“怨雨悲风,锁住愁城”。光阴流走的感慨如浓雾黑云重重笼罩着作者伤痛的心灵,使得整本《茗柯词》境味分外地沉重压抑:

《水调歌头五首》之一: 难道春花开落,更是春风来去,便了却韶华。

《水调歌头五首》之二: 看到浮云过了,又恐堂堂岁月,一掷去如梭。

《水调歌头五首》之五: 晓来风、夜来雨,晚来烟。是他酿就春色、又断送流年。

《摸鱼儿·过天香楼忆同崔格卿旧游感而赋此》: 镇三年、看花一度,人生几回朝暮。

《满庭芳·五月五日泛丰溪》: 怅天涯十载,旧梦都删。却道年华似水,将归思、又逐惊湍。

《六丑·蔷薇谢后作》: 便风风雨雨,看眼底、韶光都歇。

《浣溪沙》: 朝看云横暮雨斜,东风一例送年华,旧愁新恨满天涯。

《齐天乐·六月闻蛩》: 流年暗数,甚蛙嘿蝉瘁,任他风雨。

内心经历了重重的矛盾和挣扎,但是,张惠言并没有因此而彻底放任自流。中国古代文人大多深受儒家“仁爱”、“崇德”思想的濡染熏陶,传统地尊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式的路径,把它作为人生理想和生命价值的本真体现。文人们怀着“弩马铅刀”、①“蝼蛄蚁之微生,尽桑榆之暮景”的执著抱负,②发奋攻读儒家经典以谋求仕宦职位,实现上尽忠于国家、下尽心于黎民的宏愿。

而且难能可贵的是,身处逆境的张惠言还超越小我,由己及人、同病相怜,关注那些跟自己有着同样命运处境的、被忽视甚至近乎弃置的失意寒士“众芳歇”,“知多少、胭脂暗泣”,“花工抛掷,为群芳暗泣”,为众多不遇文人鸣不平,体现出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般的大爱情怀。多年儒典的浸淫、淳厚家风的濡染,他始终志存高远、心性高雅,这些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代表作《水调歌头五首·春日示杨生子掞》中。乾隆五十八年(1793),张惠言客居京师,杨子掞向张氏问学。张惠言作词五首赠与受学弟子杨子掞,主旨是劝勉学道之士要保持自振不颓的心灵品质,慎独以待,清操自守。既抒发了内心的失意、忧患、愤慨,也表达了会意得道的快乐、充实、满足和自我激励。

“我有江南铁笛,要倚一枝香雪,吹澈玉城霞”(《水调歌头五首》之一),要让兰花的馨香伴着悠扬美妙的笛声飘到天上仙境,连天空的云霞都受到感动,表达了对美好未来强

① 《荀子·劝学》:“骐骥一跃,不能十步;弩马十驾,功在不舍。”南朝范晔《后汉书·班超传》:“况臣奉大汉之威,而无铅刀一割之用乎?”《后汉书·隗嚣传》:“昔文王三分,犹服事殷。但弩马铅刀,不可强扶。”

② [唐]李商隐《为彭阳公兴元请寻医表》。

烈而热诚的憧憬。

“看我胸中云梦,蒂芥近如何?楚越等闲耳,肝胆有风波。生平事,天付与,且婆娑”(《水调歌头五首》之二),言胸襟博大,万物皆备于我,知天命的豁达。

“一尊属月起舞,流影入谁怀。迎得一钩月到,送得三更月去,莺燕不相猜”(《水调歌头五首》之三),情寄浩远光明、高寒无偶的明月,愿与清月相知友爱,欣羨一种不假外求的自足境界。

“千古意、君知否,只斯须。名山料理身后、也算古人愚”(《水调歌头五首》之四),发出了催人觉醒的呼唤和警告,每个人不能停止自己的向往,与身后德业的不朽千秋盛名相比,更要注重实现当下的人生价值。

“便欲诛茅江上,只恐空林衰草,憔悴不堪怜”(《水调歌头五首》之五),事业难成就想归隐林泉,可是那里荒凉冷寂无可怜赏,还是应该心系世事,表达了汲汲于救世的仁者襟怀,暗示了儒家一贯的用世志意。

《水调歌头五首·春日示杨生子掞》深得谭献欣赏:“胸襟学问,酝酿喷薄而出;赋手文心,开倚声家未有之境。”^①陈廷焯有评:“皋文《水调歌头》五章,既沉郁,又疏快,最是高境。陈、朱虽工词,究曾到此地步否?不得以其非专门名家少之……热肠郁思,若断仍连,全自《风》《骚》变出。”^②这些体会精到之言,肯定了张惠言词的创新之功,彰显了其“比兴寄托”、“意内言外”的论词宗旨。

《茗柯词》骋情惬意,抒发江南乡思、别绪,吟咏景物借以抒述不遇情怀,大都委婉含蓄、沉郁凄怆。朱孝臧题其《茗柯词》云:“回澜力,标举选家能。自是词源疏凿手,横流一别见淄渑。异议四农生。”^③常州词派“振北宋名家之绪,以立意为本,以叶律为末”^④,“皋文疏节阔调,犹有曲子律缚不住者”^⑤,笔调旷远高浑。张氏词作与其词学批评都体现出“务求其意而已矣”的原则和倾向,^⑥这对于引导当时词坛转向重视作品的思想内涵,使之逐步脱离琐碎枯寂的创作风气而走上健康的正轨产生了深刻积极的社会意义。

(作者通讯地址:韩宝江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流动站 100024)

(责任编辑 晓 思)

① [清]谭献《篋中词》卷3。

② [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4。

③ [清]朱祖谋《彊村语业》卷3。

④ [清]蔡嵩云《柯亭词论》。

⑤ [清]沈曾植《菌阁琐谈》。

⑥ [清]陆继辂《冶秋馆词序》,《崇百药斋续集》卷3,阳湖陆氏合肥学舍,清道光十六年(1836)刻本。